

我们的島  
沉入水下

方羌羌 著



文匯出版社

我们的  
島

沉入水下

Our  
island

方羌羌著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岛沉入水下 / 方羌羌著.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41-868-9

I . ①我... II . ① 方...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365 号

## **我们的岛沉入水下**

---

作 者 / 方羌羌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叶 枫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6

ISBN 978-7-80741-868-9

定 价：26.80 元

# Our Island

上帝曾给我一个你  
陪我在雨季等日光

可是现在  
我让不断密密的雨  
日光  
迟迟未到

你用原子笔  
在我左手腕上画着的手表  
还在滴答滴答地走

而我们的岛屿  
却已沉入水下

## 【前言】 Preface

2009年秋日，因朋友的引荐，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一间餐馆，我和萧凯茵、方羌羌有过一次三人的对话。

萧凯茵的获奖和成功早有耳闻，但见她时，才发现是个单纯随和的女孩，方羌羌是她的直系师哥，三人的交谈并无陌生。

作为一个图书策划人，我无意中提到自己曾策划的《盛夏光年》，它后来成为畅销书，几乎是在我的意料之外。而眼前两位作者都表示对它的某种认可。他们觉得书中擅长的并非是情节叙事的跌宕起伏，人物关系简单，但两两之间的微妙一言难尽。其实每个走过青春的人，不都曾有过这样的“三角关系”？不是世俗定义的“三角恋”，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好，“友达之上、恋人未满”的稳定性，三人间所传达出的少年的喜怒，少年的悲悯，少年的无奈与失落，这是他们认为该书所能打动读者的内核。归结到底，《盛夏光年》用一种真诚而温暖的笔触描绘出一段会使读者深感熟悉达成共鸣的三人关系，就这一点而言，眼前的这部新作气质上不无相像，且更为动人。

那晚的交谈中使我决定和方羌羌合作的契点，是他在准备中的一部长篇，名字叫《我们的岛沉入水下》，这个题目第一眼就吸引了我。天秤座的他自信从容、温文尔雅，和他的文字一样，有种熟悉的亲近感。此后的谈话，我发现了他与别的年轻作者最大的区别，思想超乎同龄人的深刻。当我看完他的几部短篇之后，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成熟得有些“可怕”的年轻作者，和他生活中的随和不同，作品中呈现出的“野心”几乎令我惊讶，他习惯于一种亲近感的开场，平实简易，流畅自然，但会在叙述中一再地给予你意料之外的“危机四伏”，而掩卷回想，那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

阅读他的作品，不得不说是一种快感，有如坐过山车，起初的从容和期待，中途的跌宕和惊惶，末时的余悸和久久难忘，也许这得益于他在中国传媒大学

剧作本科班的四年学习，掌握了各种戏剧矛盾的处理方式，他对技巧的熟稔和更高层次的“漠视”，或者更应得益于他对生活难能可贵的洞察力，这是他的法器，他刻画人物的内心，描摹事发的气氛，交代事件的始末，并交付于读者最后的重击，绚烂过后死寂的沉静，沉静中重返的温暖和笃定，这是他的功力，温柔而致命的“杀手锏”。

因此，当我打电话告诉他，希望合作，我便对他有了十足的信心。他会给我、给万千读者以惊喜，他是个创作狂，对于自己的作品投之以十足的用心和倾注。

一个对于作品如此迷恋的作者，正是我作为策划人长久以来寻找的作者。

六个月后，他交给我这样一份厚重的答卷，15万字的长篇——《我们的岛沉入水下》。

世上的每个人，都在希冀着这样一座小岛，它是归宿，是寄托，是信仰，是流浪者的故乡，是迷航者的灯塔，它是我们全部以及最后的希望。

期待他和他的新作的成功。

更期待越来越多的年轻作者加入到创作中来，你们这一代人拥有前人无法想象的平台和机遇，请牢牢把握。在我合作过的作者中，他们不乏才华横溢者，但少了一份坚持和脚踏实地。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热爱创作的人，需要更多有品质的读者，或许眼前，我们所熟悉的作家总是那么几个，年轻的更为稀缺，我希望不久的将来，看到更多真正的属于“我们”的作者。他们年轻、有闯劲，或许偶尔会出偏差，有待调教、有待完善，但他们真诚、不造作、关注眼下的和内心深处的，足以希冀，足以翘首期待。

《我们的岛沉入水下》是为此迈出的第一步，亟需你的支持与呵护。

孙业钦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自序】  
P r e f a c e

出生在千岛湖，去写一个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其间的微妙难以言喻。

苏州之于苏童，上海之于王安忆，高密之于莫言，汾阳之于贾樟柯，他们是我爱的作者，它们是他们作品中永远写不尽的主题。

这是一种感恩，一种赐予，一种睽隔久远仍不熄灭的亲密。

一个人和他所爱的故土。

故事里的这座小岛，夏沉冬浮，它承载的太多。

寄托、归宿、笃定、流浪者的故乡，迷航者的灯塔，现世的人们内心多少藏着种漂泊感，在共和国历经多次的迁徙与奔走中，他们告别了故土，告别了祖先，去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域开天辟地。

可渐渐地他们发现一种空洞，他们找寻一处安歇之地，像是这样一座小岛。

在都市的繁华中迷失，在颠沛流离中渴求，他们所不具备又苦苦追寻的，仅仅是一种信仰，哪怕渺小，但足以抚慰疲惫的心身。

我们的岛沉入水下，这是种彻骨的冰凉，我们全部的以及最后的希望淹没了。

但正如顾得所说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笃定，只要你一字一句地告诉自己——

所有的漂泊和迷茫，一切的沉沦与淹没，都是短暂而脆弱的。

雨季不在，日光造访，潮水渐退，属于我们的岛，终将浮现。

支撑我写完这个故事的人有许多。

Miss Z 是教会我写字的人，她曾写信给高三的我，并用一句话的力量领我到眼下的这座城市。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离开得越远越是热爱那片湖泊；我们在一所大学念书，唠叨“北广”的种种失望，然后在毕业时发了疯似的怀念它。

核桃子、季小文，以及大作家 VC，和你们讨论剧本、谈小说、聊电影，并时刻不忘交换彼此“旧爱”“新欢”，这是大学最快乐的时光，最充实的礼物。

潘蝎子，这个故事从开始到最后，你一直“跟进”，所以在这本书里留给了你一件小小的礼物。

最后，要感谢两位老师，倪学礼和莫娃老师。

没有他们的鼓励，或许这个故事还会埋藏更久，或许它永远都只是一份不起眼的剧本作业。

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奶奶，献给故乡千岛湖，献给生命中与我相遇、至今不曾离弃的朋友。

方羌羌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 深夜于京

C O N T E N T S

# 目 录

Chapter 01

【未来由此开始】 / 001

Chapter 02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 005

Chapter 03

【赤足抵达的岛屿】 / 025

Chapter 04

【那一处幽暗的王国】 / 047

Chapter 05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 063

Chapter 06

【雨水过剩的城市】 / 083

Chapter 07

【没能在最好的时光】 / 099

Chapter 08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 115

Chapter 09

【原谅他的足不出户】/ 133

Chapter 10

【蚂蚁星球的人类】/ 145

Chapter 11

【上帝曾给我一个你】/ 161

Chapter 12

【重返葵巷你已迁徙】/ 181

Chapter 13

【一条消失的河流】/ 205

Chapter 14

【我们的岛沉入水下】/ 229

Chapter 15

【未来由此开始】/ 241

## Chapter 01

未 来 由 此 开 始

未来由此开始  
让我们循着記事的绳结  
逐一而上  
一切的结局都能找到开场

日后的惶惑的神神  
一再地错过  
在命运的溯源  
智能寻得答案

时光生来如此  
神秘而奇幻  
你活尽一生  
却都在这一天

——姜允文

你成为今天的你，定是因为一些事的发生。它们或大或小，但必须在你的记忆中留下烙印。而后，未来所发生的许多事，或悲痛，或盛大，或悄然而至，都能在这个烙印里找到最初的源头。

当你老去，和相爱的人坐着藤椅，日光下，你们翻开相册，哪一张会是这个源头呢？它曾在你心底留下烙印，但并不告诉你。

直到最后，你垂垂老去，却蓦然发现，原来未来的一切皆是由此开始。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却久久地停留在六岁那年，一个午后。

幼儿园，美术课，园长站在讲台上说：“地球上成百上千种颜色，但是在最一开始，只有这三种，红色、黄色和蓝色。它们是最要好的朋友，相互帮助，配合出各种新的颜色。当他们单独一个的时候，只是孤零零的一种颜色，可当他们在一起，那就是成百上千种，他们可以变成七色彩虹，变成蝴蝶的翅膀，变成世上任何美丽的事物。”

园长让我们走上讲台，挑选属于自己的颜色，然后两两合作，配出新的颜色。

阿浔选的是黄色，“洒水车”选的是红色，而我，选的是蓝色。

阿浔和我配出了绿色，“洒水车”和我配出了紫色，阿浔又配出了橘子色。

园长走到我们跟前，检查我们合作的成果。

阿浔偷偷把水倒在了“洒水车”的凳子上，等她一坐下，他指着她湿漉漉的屁股，高声的大喊，“羞不羞，尿裤子的洒水车，洒水车。”

女孩哭着跑开，阿浔在她身后边追边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那是每天早晨洒水车开过街道时播放的歌。

教室里乱作一团。院长生气地抓住阿浔让他罚站。

傍晚放学前，洒水车突然哭着嚷着从园长的办公室走出来，她的头发里缠着一块泡泡糖，园长大声地问，是谁干的？

有个男孩指着阿浔，“是他。”

突然整个班的人一起指着他说，“就是他。”

园长走到我的跟前，问我，“是谁。”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指阿浔。

我看不见洒水车边哭着边望着我，眼神里藏有一种奇怪的恨。

那天，我究竟指认了阿浔吗？

很多年后，洒水车说我没有，阿浔却说我有，我怎么记得我只是点了点头呢？

童年的这个午后已经不复存在，答案也无从查证。

当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刚满十岁的女儿翻看从前的相册时，蓦然发现——顾浔和我，还有洒水车，我们三个后来经历的许多事，都能在这一天找到痕迹。

原来，它就是我心底的烙印，寻觅已久的源头，未来的一切竟都是由此开始。

女儿抽出一张相片，问我，爸爸，这是你吗？

我笑着告诉她，这是阿浔叔叔。

相片上，我和顾浔被绳子绑住了腿，正在参加一场噩梦般的绑腿跑步大赛，我和他最不协调，所以摔得相当精彩，那天，我们毫无悬念地拿了全班的倒数第一。女儿刚才指着的人，正是被我的屁股压着的阿浔，他表情狰狞，看上去十分滑稽。

我和他谁都不曾料到，幼儿园分开以后，再次的相遇会是这样一个开场。

记忆闪回到 1999 年，世纪末最后一个秋天。

刚念高一的我坐在父亲的车里，顾浔骑在他的单车上。  
那天下了一场大雨，我和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相遇了。

## Chapter 02

一 半 海 水 一 半 火 焰

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

他蔑视他的沉静

他疑惑他的张狂

他们大可以互相不屑

却难以否认

他们相识已久

甚至说

他们是在最初就被绑定在一起的

注定要有故事的两个

——曾谙儿

O<sub>ne</sub>

一叶小舟停在湖面，舱内熟睡的少年正是顾浔。

他睁开眼，发现湖水正从船底的窟窿里汨汨而上。

瞬时间，他随着船体沉入水下。

紧密的窒息与挣扎过后，他看到自己的手掌、脚掌长出了厚实的碧绿的肉蹼，这使他看上去像只潜水的青蛙。

他缓缓地降落到一座沉没湖底的古城。

城门威严，石狮把守，明清时的牌坊、街道完备无缺，酒肆客栈、民居庭院都在，门窗虚掩，檐壁上覆着青苔和水草，各色的鱼在他的左右游弋。

最后，他走上一座年代久远的拱桥，桥底有东西在发光，他探出头，想要看个究竟，却被身后突然出现的手臂一把推了下去。

顾浔吓得一声冷汗，从梦中醒来。

这个诡异的梦他从前一定做过，只是记不清具体是何年何月，但他无比确信这绝不是头一回，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顾浔觉得这梦与他有着冥冥中的牵连。或许多年后真会应验，但此时，他一无所知。

眼下他唯一确定的就是如果十分钟内不出门的话，铁定不能在上课铃前赶到教室。

“真该死！”他大喊一声，从被窝里蹿出来，潦草的洗漱完，叼着油条，挂着书包，跨上单车疯狂地赶往学校。

学校的大门在预备铃后便会紧闭，每一个不幸的迟到者都会列榜公布。

顾浔熟练地绕到教学楼后面的围墙，他取下书包，调整好方向，往墙内的大树上一抛。书包在向北的枝叶上扯挂了几秒之后，顺势落到树下。

眼前是布满青苔的围墙，墙顶上安插着尖厉的玻璃锥，好像这破学校里藏了多少稀世珍宝需要如此地戒备森严。顾浔踩着墙壁的凹槽，身姿矫健地越过墙顶，当他安全着陆到树下的草地时，看到先他降落的书包正稳稳当当地睡在

教导主任的怀中。

这一整天余下的时间，他都在主任办公室里度过。上午罚站，接受主任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训斥。下午写检讨书、悔过书、保证书，要求每篇三千，一式三份。

捱到放学的铃声，顾浔才算刑满释放。他的双腿在上午耗尽了体力，双手在下午也已英勇就义。

他拖着单车，疲惫不堪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走，满脸写着丧字。午后下了场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却在路面的坑洼处积起了成片的泥水。道旁枝满的合欢树叶，着了雨像是淋湿的羽毛。

当他仍旧深陷在主任噩梦般的训斥里，一辆突如其来的“奥迪”彪悍地驶过，溅起一整滩的泥水，给了顾浔和他的爱车一次彻头彻尾的即兴涂鸦。

顾浔如梦初醒，愤怒地蹬上车，猛追奥迪。

没蹬多远，单车突然咔的一声，自动停下，险些因为惯性把顾浔抛了出去。  
——链条断了。

“真该死。”顾浔一脚踹翻爱车，怒视着远处的奥迪，咬牙切齿地默念，“浙AF1024……靠！最好别被我逮到。”

早晨那一句“真该死”就是多米诺骨牌掀翻的第一张，在此后的几天里，倒霉事频频出现。

顾浔拖着残废的车和半残废的自己在街道四处游荡。

此刻，是放学和下班高峰期，他还不能回家，那里有他最不想看到的画面，最不屑听到的声音。

每天的这个时候，父亲都会夹着公文包，丧着脸，一进家门，一脱鞋，一撂包，扑到沙发上靠着扶手死命地抽烟，买菜回来的母亲还没进门，光看到门口的黑皮鞋就破口开骂，“窝囊废，回家就装老爷，跟外头当块烂鞋垫，屁点本事没有，还弄得一身熏……”父亲一开始定会一言不发，顾自猛抽，边择菜边骂咧咧的母亲有些累了，静了下来，不出几秒又从厨房里怒气冲冲地出来，将一捆带着泥水的茭白往沙发里的父亲身上一撂：“这又改装斯文啦，把壳给我剥